

郎朗的 多重宇宙

世界级钢琴家的东北均值回归

距离郎朗出现还有半小时，场地里坐满了，也站满了观众。位置靠后的人踩在自己带的小板凳上，第一排挤满了家长和蹲着的孩子。

墙角处刚露出郎朗的脸，人群便一阵惊呼。主持人说：“让我们欢迎郎朗老师！”观众里有人撇撇嘴：“郎朗怎么能是老师呢？这是大师！”

但他本人不是那种很“装”的音乐家。

演奏完李斯特《爱之梦》、弗雷《帕凡舞曲》选段等多支作品，现场他被问起更喜欢哪位音乐家的作品？

“肖邦是奶油苹果派，李斯特偏辣，巴赫是高级面包，贝多芬像肘子，什么都得来点，讲究个营养均衡。”郎朗一边说，手指一边翻飞着比画各种食物的形状：“就算再喜欢，也不能天天吃韭菜盒子吧？”

被视为遥远、高冷的古典音乐，此刻就像一桌东北家常菜一样，蒸腾出活泛的热气让所有人露出熟悉而亲切的微笑。

郎朗，一位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东北人的国际钢琴家。就像编排手中的琴键一样，他有这种“对位”的能力，使不同旋律在不同声部中和谐进行。

当音乐的旋律铺开，你能看到音符如何在他脸上跳动，他也乐于使用自己被网友截图做成的表情包，微信里收藏了好几页。

他教来自德国的妻子吉娜说汉语，音乐厅(tīng)说成音乐tīng，精通韩语、德语、英语等多语种的吉娜又掌握了大碴子味的东北话，连岳父都能说一句“哎呀妈呀”。

他还热衷于给大家赛博签名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评论区，网友晒出自己练琴的照片和时长，问：“郎朗，能给我签个名吗？”他郑重地“签”下“郎朗”两个字。

弹琴时的陶醉奔放，生活中的幽默和泪水，他不介意被外界看到自己真实的情绪。

而上一次让大家都记得的落泪，是4年前，他在德国莱比锡圣托马教堂、在巴赫的墓前演奏《哥德堡变奏曲》。

从“钢琴家”中抽离自我

《哥德堡变奏曲》，音乐史上规模最大、结构最恢宏的变奏曲，作为拥有30个变奏

“我能站着聊吗？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怕说着说着打嗝，大家坐着就好。”

郎朗一身深色西装，做了造型的头发，旁边的长桌上摆了一排喝完的奶茶杯。他提出的请求让所有记者面面相觑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当知道现场采访的记者也叫郎朗时，他瞪大眼睛说：“我们是多重宇宙的郎朗，世界线收束了！”

除去这个意外的巧合，大家依然觉得面前站着一个很微妙的集合：一个众人眼里蜚声国际的钢琴家，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向胃胀气投降。

一边是在2024巴黎奥运会倒计时一周表演上，被称为“这个星球上最好的钢琴家”；另一边是因为东北式的幽默和接地气频频热搜。

不需要另一个叫“郎朗”的人出现，他自己本身就有着一个多重宇宙。



未知的可能性。

“变奏”归来，郎朗选择用新专辑《哥德堡变奏曲》“献给自己的下一阶段”，并继续寻找下一个自我突破的契机。

总是被要求“哎，弹弹老柴，弹拉赫玛尼诺夫，或者贝多芬”，都是丰满的情感，像要把满满的、跳跃的一颗红心掏出来；42岁了，郎朗觉得自己的人生应该尝试不一样的感觉。

他想让自己的听众去感受境界和色彩，享受介于清醒和醉酒之间、天亮与天黑之间朦胧的细小味道，像香水那样。

最熟悉这种氛围的莫过于拥有“世界香水之都”格拉斯的法国，于是，中法建交六十周年的2024年，早春三月，他带来了法式浪漫的《郎朗：圣-桑》。整张专辑的核心是圣-桑为双钢琴和管弦乐队创作



的“难度王”，它一直被视为钢琴家的转折点。

一直将弹琴作为生活主旋律的郎朗，在2017年也经历了一次“变奏”。

因为伤病，他被迫从“钢琴家”的自我中抽离出来，调整了一年半，跑步健身，瘦了点；看了一些书，和来慰问的亲戚朋友嗑瓜子，聊天。在德国时，岳父岳母每天开车带他出去转悠，在森林里溜达，偶尔在小湖里划划船，6点半在湖边钓点鱼吃晚饭，还能去约会，这是他过去想都不能想的事情。

他短暂地“体验了生活”。看法国人都去塞纳河发呆，他也去，戴个墨镜，端着咖啡，在河边坐着，期待巴黎温带海洋性气候湿润的西风能启发些什么：“想想，嗯，没想出什么东西。”

他说自己容易被环境影响，在纽约就忍不住跟着匆匆的人潮小跑，在巴黎就放慢脚步去河边发呆；但换个角度来说，这也意味着他愿意以一种开放主动的姿态去拥抱

的《大型动物园幻想曲》、极富魔力的《动物狂欢节》，以及技巧出众的《第二钢琴协奏曲》。

原本和柏林爱乐乐团合作了5张专辑、喜欢热门曲子的他，首次合作了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法国女作曲家的作品。

这是郎朗的第一张法国专辑，温柔浪漫的基调对他控制琴键的力度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。

他的手柔韧、厚实，演奏《圣桑G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》时，沉醉癫狂；原本三七分的发型会随着一个个重音的敲击一次次掉下来，变成斜刘海。

但到了德彪西的《在小船上》，和吉娜的双钢琴演奏如梦似幻，要控制每一根琴键，对话每一个音符，恰到好处，像真的在小船上悠来悠去一样，要轻。

“轻，是很难控制的。”

轻盈了，但并不松弛

轻，有时候比重更具挑战性。一池湖水可以一夜之间结冰，融化这种沉默和单调却需要整个春天，每一次吹拂都是微缩的洪荒。

对郎朗来说，从各种意义上而言，钢琴的分量都实在太重了。闲着，会让郎朗很难受，他享受忙碌的工作状态，希望不停地创造一些东西。

一个人要想成功，除了天赋、努力、机遇，更重要的是要认识自我的现实，并超越这种现实。我们不知道郎朗的这种觉醒是什么时候发生的。但他从很早之前，就接受了属于自己的现实：不能有自己的时间，不能真正去放松，必须要保证安全，有一些东西注定要被牺牲。

自出道以来，他平均每两年出一张专辑，每年全世界上百场巡演，还有数不清的邀请。他活在一张以小时为单位的日程表上，每天在地球上飞来飞去，飞行员有修整的时间，郎朗没有；沙发、地毯、飞机……不需要安静舒适的环境，他在哪儿都能睡着，一下飞机就能直接进音乐厅弹琴，这种睡眠质量也是一项经年累月练就的技能，“被常年残酷的生活环境逼出来的。”

他说自己走出这条路太不容易了，所以“要用一切来守住这些生路”，这里的“一切”，也包括童年。

“你是不是小时候玩得少？”

一次录制节目的机会，他认识了贾玲，对方邀请他参加一个综艺。郎朗说：“你找我干嘛？我也不会玩。”“就因为你会不会，才应该去体验一下生活。”贾玲说：“也不影响你练琴，每天都给你留出时间，还能跟不同音乐类型的人，像周深，可以一起搞搞创作。”

朋友遍布全球名流的他，跟一些人也只是一面之缘，真人秀综艺反而让他有时间和大家聊天，交了一些朋友。

朋友，帮他认识了不曾了解的自己，打开了新的窗口。他做了更多文化跨界，从古典乐的角度写长文安利好友周杰伦的音乐，和李健、许嵩、周深等音乐人合作，也和洛天依、陆沉等虚拟偶像联动。

越来越多的人，越来越丰富的元素充盈了郎朗的生活。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“松弛”。无论展示了什么，呈现了多少，所有的元素都要围绕他的中心进行：艺术。

郎朗的故事激励着一茬又一茬琴童，那郎朗自己的孩子呢？

之前他给儿子买了一堆变形金刚，自己玩得很开心，玩好了再给儿子。后来想想有点不对，到底是买给谁的玩具？

3岁的Winston已经展现出对音乐的喜爱，喜欢的旋律要听几十遍，中途要是被暂停，就会生气，目前更喜欢的乐器是低音大提琴，看到就想去拉一拉；看爸爸和乐团彩排，原本动来动去的小人儿在听到大提琴响起的时候就会安静下来。郎朗决定给马友友打个电话。

不过，父母都是钢琴家，郎朗会逼着儿子弹钢琴吗？

“这个问题，问得好，哈哈！”郎朗听到我们的提问哈哈大笑，“这事儿还得找个人干，我想让他练琴，但我肯定不管，我装好人，肯定是找个人干‘坏事’。”

这个人首先不会是爷爷郎国任，作为备受争议的“虎爸”，他不想再当“坏人”了。“我爸不可能，他说自己当了一辈子‘坏人’了，不能再当了。”但他会悄悄跟郎朗商量：“要不，让吉娜爸爸管管呗？”

世界线收束，他还是那个钢琴家郎朗，无论外界赋予怎样的定义，他都一直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。

据中国新闻网